

一个人到底有多好

——记平凡好人李明东

文 岳青林(市三女中特级语文教师)

在华二居委会万航小区物业管理处,有一位员工,名叫李明东,原籍湖北,今年55岁了。自从我2003年住到这个小区,他就在这里工作,已经有二十年了。在我的印象中,他很少说话,一说话脸上就会微笑,所以总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,一看就是个实在人。本想用一个比喻形容他,就忽然就想起巍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来了,就借用这里的一个比喻——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,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。

想要写他的动议,是妻子提出来的。她说这位“小李”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他不仅本职工作毫不含糊,分外的事情,比如居民家里的事儿,也常常是有求必应,甚至不求也主动出力相助。

每天清晨,人们大都还在梦中,他已经逐层清扫楼道了。上海市实行垃圾分类之后,更是忙个不停。近两个月疫情严重,他更是少有闲暇。除了本职工作,居民们有了困难他也是能帮就帮。



“小李”在疫情期间为小区消毒

早晚两次垃圾投放时间段,他就一直守在干湿垃圾桶旁边,协助居民分类投放。夏季天热,什么垃圾都有,味道很浓重,蚊蝇乱飞,但他全然不顾,穿着工作服带着口罩手套,动作娴熟地分拣垃圾,



“小李”是个热心肠

常常满头大汗。

垃圾装满了桶,就又换另一个,收倒垃圾的时间一到,就已经是几大桶了,然后他就一个人拖着一个又一个垃圾桶送到门口,等待垃圾车来拉走。这边活刚刚结束,他又去忙别的了。

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,他不仅忙着垃圾分类回收,还要负责楼道清扫和消毒,早晚还要在门口执勤,对出入人员测温,总是在忙,从不抱怨。

我和李明东有交集,是因为2016年房屋装修。有一次,他在楼下看见我一个人拖着刨下来的建筑材料下楼,就主动

跟我说:“这样多累,你用拖车吧,物业走廊就有。”我听了他的话,就到指定地方找,果然找到了拖车,效率一下子提高了,也更省力了。用完了还给他,千恩万谢,他却连说:“没事儿没事儿。”我心想,这个人真不错,换成别人才不管你的事儿呢。这让我感到非常暖心。

我们小区的垃圾分类据说在长宁区算是做的好的,这和李明东这个普通劳动者的勤劳是分不开的。小区居民也大都喜欢这个“小李”,因为不少人得到过他的帮助。

“小李”就像一缕清风,让小区始终干净整洁,让居民生活在一个温暖的社区。我忽然想到,在长宁区在上海市乃至全国,不知道这样普通平凡的好人有多少,他们就是这个文明社会坚强的柱石。

一个人到底有多好,只有亲身感受才能知晓。好人有时候如同阳光,照得多了反而不被人注意,幸亏我是一个还没有完全麻木的人,所以我现在要说:“小区里有你,真好,感谢你,明东老弟。”

怀念母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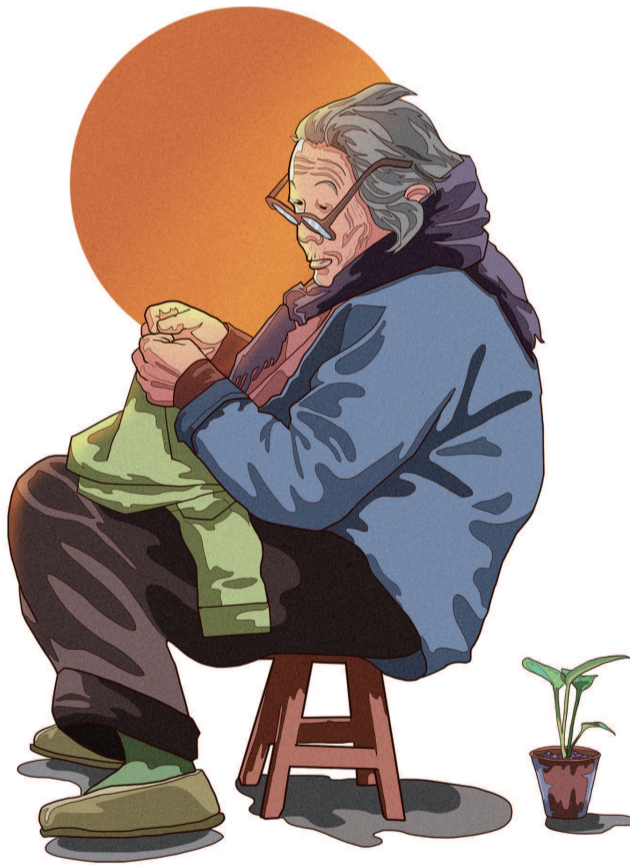
文 施伟兴(姚家角居民区原社区民警)

宅家避疫两月余,春来了、花也开好了。万物复苏时节——母亲,是我最最牵挂的人。我曾向她承诺,今后无论多忙,一定会凑出时间陪她过年,而母亲也不止一次地回我:“你们能抽空来,我就很高兴,不用买东西。”然而,过年总得给母亲捎点啥?母亲喜欢吃家乡口味的土菜,尤其偏爱咸鲞鱼、蒸蛋、水冻芥菜煮开洋,可味鲜且重盐,医生特意关照我们要给母亲吃得清淡些,为了母亲的健康,我们只能一次次“违约”。

母亲是浙江人,从小爱听越剧,每次有戏班演唱,她总是恳求外婆让她去听戏,也许是戏看多了,母亲能哼唱不少流派的唱段。想起母亲近几年时常失眠,习惯于播放越剧磁带用来助眠,可如今磁带几乎“销声匿迹”,我只能去古玩店淘,连跑好几家店都铩羽而归。周末我骑着“老坦克”穿梭于弄堂民宅,幸运地觅到了隐匿在石库门底楼的一家旧货店,终于买到了各种流派的越剧磁带,这令我喜出望外。

越剧磁带到位了,但最忠实的听众却难以聆听了。亥猪年的最后一天,我实在无力挽留患病卧床月余的母亲,泪眼婆娑地看着她与我们作别。那一刻我愣住了,哭声扼在喉头怎么也发不出来,心里唯念母亲或许是太累了,她大约是想回老家落叶归根、去她熟悉的故乡栖息了……

母亲的离去让我不能兑现陪伴她一起过年的承诺,这是滞留在我心里永抹不去的隐痛。凝视着桌上的一摞摞的越剧磁带,我眼里噙满泪水,禁不住汨汨地滴落在磁带上……其实,母亲一直想去生养她的浙江老家,我答应退休后一定陪她去浙前,听一听越剧和莲花落,去一去凤凰山……带着母亲的心愿回一次浙江老家吧!可是事不遂愿,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阻住了我的行程,我只能循规蹈矩地遵守“禁足令”,规矩地宅在家里战“疫”。在家的日子,我不时念起母亲的身影,这一幕幕是如此的真切,那一幕幕是如此的令我动容。



年轻时母亲忙于工作,家里条件拮据,她的心思都倾注在养育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身上,所以隐忍割舍了追越剧的爱好;退休后,她又忙着带孙儿孙女,好在那时家里有了录音机和电视机,她可以随时收听收看越剧,还能时常跟着抑扬顿挫的旋律哼唱。

母亲虽未上过学,但世间道理却明白得透彻。平日里,她在与我们闲聊中时有金句迸出,我喜欢舞文弄墨,多半是受到她接地气的幽默语录影响。她不止一次教导我,你是警察,必须做到“孙子训练宫女——纪律严明”,且为人做事更要言必行,行必果,就像铁板上钉钉——硬碰硬……母亲的教诲,让我受益匪浅。

岁月匆匆,一晃眼母亲到了耄耋之年,她欢喜在闲暇之余与邻居约个小麻将。我担心母亲血压高,便叮嘱她要适可

而止。妹妹的家与母亲只隔一碗汤的距离,平时母亲一日三餐跟着妹妹吃,妹妹也好几次劝说母亲要注意休憩,可母亲却总也劝不听。

一个星期日,母亲打完麻将疲惫归家,妹妹送来了一张艺海剧院的越剧戏票,母亲很是高兴,迈着略显沉重的步履去剧院看戏。也许是剧院空调开得太低,也许是母亲血压升高,晕乎乎看完回家洗漱,恍惚感觉左脚僵硬不能伸屈。凑巧这天我去医生朋友家拜访,接到妹妹的电话,朋友听后告诉我母亲可能突发脑梗了。

确实,母亲是脑梗,住进了医院,可精神尚好,经过半个月治疗出院回家,却落下了半身不遂,终将与轮椅相伴,她情绪瞬间低落,显得异常沮丧,追悔当初没有听我们的话,并劝我不要责怪妹妹和

邻居。

凝视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,仿佛觉得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,令我十分伤心,却硬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母亲:“妈,我们就是你不能动弹的手和脚,会让你生活得像以前那样舒心。”

“有你们这句话,又能天天见到你们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母亲憨笑着答道。我与姐姐及妹妹商定,今后轮流陪伴照顾母亲,并自告奋勇承诺,往后每年由我陪母亲过除夕,迎新年。

毕竟,母亲已届耄耋,近几年脑梗突发过好几次,且一次比一次重,我则一次次抚慰惆怅的母亲:“如今医疗科技日新月异,,有病不用担心,我们及时治疗,病患会一天比天好起来的。”可是母亲显得十分平心静气地说:“我一次次住院,你们舍家白天连着晚上陪伴服侍我,是妈拖累了你们;其实妈已活到了80多岁,这样一次接着一折腾,实在太累了,已身心疲惫,真心想去与你们父亲相伴。”

望着憔悴且坦然的母亲,我转过身悄悄地抹泪,随即又转身轻揉着她的肩膀,有些沙哑地说:“妈,过去是你含辛茹苦养育我们,即使我们再顽皮淘气,你也从没有半句怨言,如今你年纪大了,理应过乌鸦反哺、老来享福的日子,由我们来服侍孝敬你,这是天经地义,也是妈和爸传给我们的家风,必须一代代接续传承下去。”

我们娘俩唠叨着家常,回忆着过往的事情,母亲开心得轻吟着越剧,曼妙的歌声和菜肴的香味轻盈萦绕,母亲乐着说:“由你们相伴真好,我又幸福了一年。”

回忆中有让人欢喜的片段,也有令人惆怅的章节。时光转回到当下,我意识到,母亲已远行,但她永远是我的思念与牵挂。“妈,我没有兑现承诺来看你,相信你不会责怪我吧?”我在心里默默对母亲说:我定会烧一炷心香,乘一部直升天堂的电梯,播放着你最爱的越剧磁带,恭敬地聆听你的唠叨与叮咛,那时春暖花开,我会告诉你宅家战“疫”的那些事,分享战“疫”时期那些惊天地、泣鬼神的精彩事迹。